

在南海深处唤醒海丝遗珍

约1500米的深海、500多年前的明代沉船、超10万件陶瓷器……在广袤的南海，一次没有先例可循的考古调查揭开了沉睡数百年的海丝遗珍的神秘面纱，也开启了我国深海考古一段崭新的篇章。

1500米海底的欢呼

2023年10月10日清晨，载着“深海勇士”号载人潜水器的“探索二号”科考船抵达三亚，标志着南海西北陆坡一号、二号沉船第二阶段考古调查工作正式结束。

“在第一阶段尝试的基础上，第二阶段很多工作有了渐入佳境的感觉。”南海西北陆坡一号、二号沉船遗址考古调查项目领队、首席科学家宋建忠说，这次深海考古完全是在没有先例的情况下开展的，深海长基线布放技术、三维扫描、摄影拼接、文物提取……所有的环节都近乎摸索。比如摄影拼接工作，要拼出一号沉船、二号沉船的完整照片，就要用去八九个潜次。

时针回拨到一年前。2022年10月23日，“深海勇士”号正在执行第500潜次任务。母船驾驶室里，水声通信系统忽然传来潜航员发自海底的惊呼：“发现大片陶罐！”“数以万计！”

近7个月后，这一世界级的重大考古发现正式发布：我国南海发现两处明代沉船，分别被定名为南海西北陆坡一号沉船、南海西北陆坡二号沉船。其中，一号沉船文物以陶瓷器为主，散落范围达上万平方米，推测数量超过10万件；二号沉船则发现大量原木。这是我国首次在1500米深海发现明代沉船遗址。

今年五六月、九十月，国家文物局考古研究中心、中国科学院深海科学与工程研究所、中国(海南)南海博物馆联合开展了南海西北陆坡一号、二号沉船第一和第二阶段考古调查，通



脱盐处理中的部分沉船遗址提取文物。

过“深海勇士”号执行了40余个潜次。目前，已探明了两处沉船遗址的分布范围，完成了遗址三维激光扫描和核心堆积区的影像拼接，采集了海底沉积物及底部水样，提取水瓷器、陶器、原木等近580件(套)。

“这样的发现当然是可遇不可求的。”宋建忠说，中国水下考古开展30多年来局限于浅海，深度一般不会超过40米，像这样一次千米级的深海考古，以前做梦也想不到。“放眼世界也是绝无仅有的，这么一个体量、这么一个深度，绝对是震撼人心的。”

海上丝绸之路的见证

南海东连太平洋，西接印度洋，平均水深1212米，自古以来就是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通道。如今，南海西北陆坡一号、二号沉船遗址的发现，无疑为这条丝路贸易往来与文化交流的盛况增添了实证。

根据考古调查，南海西北陆坡一

号沉船长约37米、宽约11米，可见10个分舱，堆积高达3米，目前已自遗址提取出水陶器、青花、青釉、素三彩等器物540余件(套)，沉船年代大致为明正德年间(公元1506—1521年)，船货以景德镇瓷器为主，推测是从福建或广东出发，前往马六甲等贸易中转站的民间商船。

南海西北陆坡二号沉船遗址位于一号沉船遗址东北约12海里处，遗址核心区发现大量排列整齐、码放有序的原木堆积。目前已提取出遗物30余件，沉船年代大致为明代弘治年间(公元1488—1505年)，推测是从马六甲等贸易中转站，运载乌木等货物，返航中国的民间商船。

“这一重大发现实证了中国先民开发、利用、往来南海的历史事实。”宋建忠说。

国家文物局考古研究中心水下考古研究所所长、深海考古队副领队邓启江表示，一号、二号沉船遗址位于南

海西北陆坡海域，根据历史文献记载，这一区域是古代海上丝绸之路航线经常经过的节点地区。“这两艘沉船，一艘自中国满载货物远航，一艘从他邦返回中国，两处遗址恰可为了解海上丝绸之路的双向流动提供一幅较为完整的图景。”邓启江说。

“像这样的深海遗址，保存状况相对完整，受干扰程度更少，研究价值极高。”中国(海南)南海博物馆馆长辛礼学说。

唤醒更多沉睡的珍宝

在位于海南琼海的中国(海南)南海博物馆，工作人员正对沉船遗址提取的文物进行脱盐处理，根据材质不同对文物作相应保护。辛礼学表示，条件允许时，将尽快安排这批珍贵文物在南海博物馆展出。

根据工作安排，南海西北陆坡一号、二号沉船第三阶段考古调查将于2024年3月至4月进行。宋建忠表示，第三阶段要尝试一些更具挑战性的工作。“按照国家文物局的部署，我们将对两个遗址的保存状况和保护方式开展评估，在此基础上提出保护方案。”

深海考古是水下考古研究的前沿领域。我国水下考古起步于上世纪80年代，随着2018年1月“深海考古联合实验室”在三亚成立，我国水下考古吹响了向深海进军的号角。

因为水深比较大，深海考古调查突破了常规潜水的手段，要借助“深海勇士”号这种国之重器的支持。“如果脱离深海装备和深海技术，深海考古工作没有办法独立完成。”邓启江相信，随着深海科技进步，未来深海考古将取得更大成果。

南海是流动着瑰丽历史的海域。海上丝绸之路更多未知之谜的答案，还沉睡在大海的怀抱中，等待着有心人的探索。

文图均据新华社

湖北屈家岭遗址发现史前水坝 5000多年前先民用水控水智慧尽显

记者12月4日从湖北荆门举办的屈家岭遗址考古工作专家现场会上了解到，经过近3年的全面调查和系统发掘，屈家岭遗址新发现多组规模庞大、因势而建的水利系统，为考察史前水利社会的形成和发展提供了重要证据。

揭示5000年前先民如何筑坝蓄水

屈家岭遗址是屈家岭文化的发现地和命名地，地处大洪山南麓向江汉平原的过渡地带，是实证长江中游文明起源的重要大遗址。自20世纪50年代起进行过三次考古发掘之后，2015年至今，经国家文物局批准，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等单位在此持续开展考古工作。

5000年前的先民如何筑坝蓄水、如何营造结实的建筑？作为长江中游新石器时期最为兴盛的考古学文化——屈家岭文化的命名地，位于湖北荆门的屈家岭遗址日前公布的一系列考古新发现，徐徐揭开长江中游地区人们用勤劳与智慧邻水而居、生息繁衍的生活图景。

20世纪50年代，屈家岭遗址发现了当时最早的人工栽培粳稻。近年来，在植物考古等多学科研究的基础上，考古工作揭示了屈家岭遗址自油子岭文化延续至石家河文化时期以水稻种植为主，兼以粟为辅的农业经济模式，莲



考古人员在熊家岭水坝遗址现场进行考古工作。

藕类水生植物也成为“盘中餐”。成熟的稻作农业已然成为支撑人们生活的主要物质基础。

在位于遗址群东北部的熊家岭水坝西侧，发现了一块高度疑似为史前稻田的分布区域。记者在熊家岭水坝发掘现场看到，高约2米、顶宽约13米的现存水坝上，解剖面呈现清晰的地层分界线。水坝东侧为蓄水区，西侧为灌溉区，溢洪道位于蓄水区的北部缺口处，依势而建。

“江汉平原地区河网密集、水资源丰富，有时雨热不同期，因此蓄水、用水、防水、治水十分必要，必须解决好人和水之间的关系。”屈家岭遗址考古项目负责人陶洋说，水利系统便是先民治

水的产物。

行走在长达30余米的发掘探沟中，凝望着高耸的坝体堆积剖面，仿佛可以感受到先民取土、搅拌、调配、搬运、拍打、营造的一幕幕场景……筑坝者精心加入本地黄土以改善坝土的坚固性，并将他们层层拍打、夯实，以期蓄水灌溉、抵挡水患。

遗址水利系统初步推测用于灌溉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何舒称，屈家岭遗址发现的水利系统，初步推测主要用于稻田灌溉，表明屈家岭史前先民的治水理念已从被动防御转变为主动调控，较早迈进史前“以水利科学技术体系为复杂机制的复杂社会”，甚至具有国家行为特征，助力屈家岭发展成为中国农耕文明发祥地之一。

如此有秩序的社会组织下，一定有人类生活的痕迹。2021年秋天，屈家岭遗址考古项目现场负责人张德伟在遗址中心区一处高地发现了纯净的黄土台基，紧接着的一处红烧土模样的“礫墩”显露出来。“随即揭露出更多的礫墩，它们排列有序，连成一条直线并形成垂直的转角，确定为建筑无疑。”张德伟说，经过近2年的考古发掘，逐渐揭露一处面积约

510平方米的屈家岭文化大型建筑F38。

位高可避水，临河易取水。F38所处的位置高而平坦，是高等级建筑择优而建的现象。这里“埋藏”着众多规模庞大、建造工艺考究的礫墩。围合而成的5间“房子”内，近70个礫墩个个醒目，体量最大的长度超过2米，宽度超过1米。专家推测当时此处为一处公共礼制性建筑。

“高等级建筑的出现，意味着社会的进一步发展，形成了等级差异，出现了基本居住之外的建筑功能需求，建筑技术因而进步，建筑体量显著增大，建筑的发展勾勒出江汉平原地区史前文化和社会的发展。”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文物建筑教研室主任徐怡涛现场考察后对记者说。

2015年至今，屈家岭正在实施新一轮考古发掘。近年来，一系列考古发现证明了崛起于汉东地区的油子岭文化强势扩张直至嬗变的动力，获取了探索长江中游史前文明化肇始的物证，反映了长江中游文明演进的连续性。

著名考古学家赵辉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指出，新发现的高等级建筑、大型中心聚落和水利设施，年代明确、结构清晰、工艺高超，是研究长江中游地区史前文明化进程的珍贵物件，为探讨中华文明起源提供了关键样本。

文图均据新华社